

罍粟之家

苏童著

苏童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罍粟之家/苏童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4. 8

(苏童作品系列)

ISBN 7-5321-2727-3

I. 罍… II. 苏… III. 中篇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0586 号

策 划: 郑宗培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罍粟之家

苏 童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k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5.75 字数 127,000

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100 册

ISBN 7-5321-2727-3/I·2118 定价: 1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4780222

目 录

罂粟之家	1
十九间房	55
三盏灯	86
一九三四年的逃亡	129

罍粟之家

仓房里堆放着犁耙锄头一类的农具，齐齐整整倚在土墙上，就像一排人的形状。那股铁锈味就是从它们身上散出来的。这是我家的仓房，一个幽暗的深不可测的空间。老奶奶的纺车依旧吊在半空中，轱辘与叶片四周结起了细细的蛛网。演义把那架纺车看成一只巨大的蜘蛛，蜘蛛永恒地俯瞰着人的头顶。随着窗户纸上的阳光渐渐淡薄，一切杂物农具都暗淡下去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你看上去就像一排人的形状。天快黑了。演义的饥饿感再次袭来，他朝门边跑去，拼命把木扉门推推推，他听见两把大锁撞击了一下，门被爹锁得死死的，推不开。

“放我出去。我不偷馍馍吃了！”

演义尖声大叫。演义蹲下去凑着门缝朝外望。大宅里站着一群长工和女佣。他们似乎有一件好事高兴得跟狗一样东嗅西窜的。演义想他们高兴什么呢，演义用拳头砸着门，门疯狂地响着。他看见天空里暮色像铁块一样落下来，落下来。演义害怕天黑，天一黑他就饥肠辘辘，那种饥饿感使演义变成暴躁的幼

兽，你听见他的喊声震撼着一九三〇年的刘家大宅。演义摇撼着门喊：

“放我出去。我要吃馍。”

有人朝仓房这边看。演义想他们听见了为什么不来开锁？演义从他们的嘴形上判断他们在骂饿鬼。饿鬼饿鬼早晚要把你们杀了。演义用脑袋撞着门。有个女佣腰上挂了一串钥匙走过来了。两把铁锁落下来了，绛紫色的霞光迎面扑来，演义捂着眼睛摇晃了一下，那是因为光的逆差，你看见演义抓起一根杂木树棍顶在女佣的肚子上。这是他对付他们的习惯（这个动作以后将重复出现）。

“我杀了你。”演义说。

“别闹，大少爷。”女佣边退边说，“快去看你娘生孩子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生孩子。往后你更没用了。”女佣摇着钥匙丁丁当地逃去，回头对演义笑，“那是陈茂的种呀！”

这一年演义八岁。演义把杂木树棍插在泥地上，然后站在上面，他的核桃般的身体随着树棍摇晃。暮色沉沉压在一顶小葫芦帽上。头顶很疼，饥饿从头顶上缠下来缠满他的身体。演义的耳朵突然颤了一下，他听见娘的屋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。演义以为是一只猫在娘的屋里叫。

坐在红木方桌前喝酒的两个男人，一个已经老了，一个还很年轻。老的穿白绸子衣裤，脸越喝越红，嘴角挂满腌毛豆的青汁。年轻的坐立不安，腰间挂着的铜唢呐不时撞到桌上。那是长工陈茂，你可以从那把铜唢呐上把他从长工堆里分辨出来。他的一只手抓着酒盅，另一只手始终抚摸在裆部，那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动作，内涵丰富却常被人忽略。

“是个男孩，叫沉草。”刘老侠说。

“男孩。恭喜老爷了。”

“你想去看看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长工陈茂站起身，他朝前走了两步，又往后退一步，他突然意识到问题：老地主是笑着的。老地主的笑对他来说吉凶难卜。陈茂转过脸探询地望着刘老侠。他说：“去不去？”你听不出来他是问刘老侠还是问自己。

“狗！”刘老侠果然大喝一声。他手里的酒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砸向陈茂。陈茂看见自己的胸口爬上一块圆形酒渍，仿佛一只油虫在爬。他觉得胸口又热又疼。

“滚回来！”刘老侠说。

陈茂回到桌前时，被刘老侠掴了一巴掌。陈茂没躲，只是感觉到那只油虫爬到他脸上来了。陈茂站着浑身发黏。他看见刘老侠踢翻了桌子椅子，哐唧唧一阵响。刘老侠扼住了陈茂的喉咙，他说：“陈茂，一条狗。你说你是我的一条狗。”陈茂的光脚踩在一碗毛豆上，喉咙被卡住含糊地重复：“我说你是我的一条狗。”“笨蛋，重说。”喉咙被扼得更紧了。陈茂英俊的脸憋得红里发紫。他拼命挣脱开那双虬枝般苍劲的手，喘着粗气说：“我说，陈茂是你的一条狗。”

长工陈茂穿过堂屋往外走，经过翠花花的屋子，他闻到翠花花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血的腥香混杂女人下体的气味。那些气味使他头晕。陈茂站在大宅的门槛上，朝外面的长工女佣们做了个鬼脸。他用三根手指配合做了一个猥亵动作。那些人在墙角边嘻嘻地笑。陈茂自己也笑，他脱下酒渍斑斑的布衫，放到鼻子下嗅。酒气消失了。他看见自己的铜唢呐在腰上熠熠闪光。他抓起来猛地一吹，他听见自己的铜唢呐发出一种茫然的声音，呜呜呜呜地响。

陈茂吹着唢呐去下地。那天跟平日一样,陈茂在刘家的罌粟地里锄草,锄完草又睡了一觉。在熹微的晨光中他梦见一个男婴压在头顶上,石头似的撞碎了他的天灵盖。

枫杨树乡村绵延五十里,五十里黑土路上遍布你祖先的足迹。几千年了,土地被人一遍遍垦殖着从贫瘠走向丰厚。你祖先饿殍仙游的景象到三十年代不再出现。三十年代初,枫杨树的一半土地种上了奇怪的植物罌粟,于是水稻与罌粟在不同的季节里成为乡村的标志。外乡人从各方迁徙而来,枫杨树成了你的乡土。

你总会看见地主刘老侠的黑色大宅。你总会听说黑色大宅里的衰荣历史,那是乡村的灵魂使你无法回避,这么多年了人们还在一遍遍地诉说那段历史。

祖父把农舍盖在河左岸的岸坡上,窗户朝向河水,烟囱耸出屋顶,象征着男人和女人组合的家庭。父亲晨出晚归,在水稻与罌粟地里劳作,母亲把鸡鸭猪羊养在屋后的栏厩里,而儿子们吃着稀粥和咸菜,站在河边凝望地主刘老侠的黑色大宅。枫杨树人体格瘦小而灵巧,脸上有一种相似的满足慵懒的神情。一九四九年前,大约有一千名枫杨树人给地主刘老侠种植水稻与罌粟。佃农租地缴粮,刘老侠赁地而沽,成为一种生活定式。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乡村。

祖父告诉孙子,枫杨树富庶是因为那里的人有勤俭持家节衣缩食的乡风。你看见米囤在屋里堆得满满的,米就是发霉长蛆了也是粮食,不要随便吃掉它。我们都就着咸菜喝稀粥,每个枫杨树人都这样。地主刘老侠家也这样。祖父强调说,刘老侠家也天天喝稀粥,你看见他的崽子演义了吗?他饿得面黄肌瘦,整天哇哇乱叫,跟你一样。

家谱上记载着演义是刘老侠第五个孩子了。前面四个弃于河中顺水漂去了，他们像鱼似的没有腿与手臂，却有剑形摆尾，他们只能从水上顺流漂去了。演义是荒乱年月里唯一生存下来的孩子。乡间对刘老侠的生殖能力有一种说法，说血气旺极而乱，血乱没有好子孙。这里还含有另一层隐秘的意义。演义是他爹他娘野地媾合的收获，那时候刘家老太爷尚未暴毙，翠花花是他的姨太太，那时候刘老侠的前妻猫眼女人还没有溺死在洗澡的大铁锅里，演义却出世了。

家谱记载演义是个白痴。你看见他像一只刺猬滚来滚去，他用杂木树棍攻击对他永远陌生的人群。他习惯于一边吞食一边说，我饿我杀了你。

你可以发现演义身上因袭着刘家三代前的血液因子。历史上的刘家祖父因为常常处于饥饿状态而练就一副惊人的胃口，一人能吃一头猪。演义的返祖现象让刘家人警醒，他们几乎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去夺下演义手里的馍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演义迷恋着一只黑陶瓮。陶瓮有半人高，放在他娘翠花花的床后，床后还有一只红漆便桶，那两种容器放在一起，强烈地刺激他的食欲。演义看见瓮盖上撒着一层细细的炉灶灰，他揭开瓮盖把里面的馍藏在胸口跑出去，一直跑到仓房外的木棚子山上。有人站在那里劈棚子。劈棚子的人是演义的叔叔刘老信。你看见刘家叔侄俩坐在木棚子山上狼吞虎咽的模样，总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
演义总是把指印留在瓮盖上。演义看见爹拎着鞋追过来，爹抓住他的头发问：“今天偷了几块？”演义使劲咽着馍说：“没偷，我饿。”演义听见爹的鞋掌响亮地敲击他的头顶。头顶很疼。“今天偷了几块？”“不知道。我饿。”“你还给谁吃了？”“给

叔，他也饿。”演义抱住他的头顶，他看见爹从木棚子山上走下去，木棚子散了倒下去一地。爹拎着鞋说：“饿鬼，全是饿鬼。刘家迟早败在你们的嘴上。”

坐在木棚子山上的两个人，一个是白痴演义，另一个是他叔叔刘老信。在刘家大宅中，叔侄俩的亲密关系显得奇特而孤独。人们记得刘老信从不与人说话，他只跟木棚子和白痴演义说话，而演义唯有坐在他叔身旁，才表现出正常的智力和语言习惯，那是一种异秉诱发的结果。那时候刘老信已不年轻，脸上长满紫色癍疤。他坐在木棚子山上显得悲凉而宁静，他对白痴演义叙说着，许多叔侄对话有助你进入刘家历史的多层空间。

“你爹是个强盗。他从小就抢别人的东西。”

“强盗抢人的东西。爹也抢我的馍。”

“你爹害死了我爹，抢了翠花花做你娘。”

“我从娘的胳肢窝里掉下来的。”

“你们一家没个好东西，迟早我要放火，大家都别过。”

“放火能把家烧光吗？”

“能。只要狠，一把火把你们都烧光。”

“把我也烧光吗？”

“对，杂种。我不烧死你，他们也迟早会杀了你。”

“杀了我，我就不饿了。”

在这段历史中，刘老信不是主要人物。我只知道他是早年间闻名枫杨树乡村的浪荡子，他到陌生的都市，妄想踩出土地以外的发财之路，结果一事无成，只染上满身的梅毒大疮。归乡时，刘老信一贫如洗，搭乘的是一只贩盐船。据说左岸的所有土地在十年内像鸽子回窠般地汇入刘老侠的手心，最后刘老侠花十块大洋买下了他弟弟的坟地。那是一块向阳的坡地，刘老侠手持单铧将它夷平，于是所有的地都在河两岸连成一片了。

刘家弟兄间的土地买卖让后人瞠目结舌，后人无法判断功过是非，你要注意的是人间沧桑的歧异之处。刘家兄弟最后一笔买卖是在城里妓院办完的。贩盐船路过枫杨树给刘老侠捎话：“刘老信快烂光了，刘老信还有一亩坟茔地可以典卖。”刘老侠赶到城里妓院的时候，他弟弟浑身腐烂，躺在一堆垃圾旁。弟弟说，“把我的坟地给你，送我回家吧。”哥哥接过地契说：“画个押我们就走。”刘老侠把弟弟溃烂的手指抓过来摁到地契上，没用红泥用的是脓血。刘老侠背着他弟弟找到那只贩盐船后，把他扔上船，一切就结束了，刘家的血系脉络由两支并拢成一支，枫杨树人这样说。他们还说刘老信其实是毁在自己的鸡巴上了，那是刘家人的通病，但是什么东西也毁不了刘老侠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檐上的一片瓦、地里的一棵草都卖给刘老侠。

白痴演义记得木棚子山上的叔叔很快就消失了。

第二年，刘老信死于火堆中，上下竟无人知晓。火在木棚子山上燃烧的时候，只有演义是目击者。演义满脸黑烟拖着一个麻袋从仓房那里出来，演义把麻袋放在台阶上对着麻袋呜呜大哭。佃户和女佣们头一次听见演义哭。他们把麻袋上的绳结打开，看见刘老信已经被火烧得焦糊了，僵硬的身体发出木材的清香。他的嘴被半只馍塞住，面目很古怪。演义一边哭一边说：“他饿，我给他吃半只馍，他怎么不咽进去呢？”

他们跑到后院，看见木棚子山已经燃烧掉了一半，谁也不知道火是什么时候烧起来的。没有人看见火就烧起来了。

家谱记载，刘老信死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初五。

木匠们钉好了一口薄皮棺材，四个长工把刘老信抬到右岸大坟场埋葬。听见风吹动白幡，听见丧号戛然而止，死者入土了。那是一种简陋的丧葬，也是发生在刘家大宅的旷世奇事。所有枫杨树人都知道刘老信纵火未成反被烧死的故事。祖父对

孙子说起刘老信的奇死时，最后总是说：

“别去惹刘老侠。你要放火，自己先把自己烧了。”

诞生于故事开首的婴儿一旦长大将成为核心人物，这在家族史中是不言而喻的。

许多年以后，沉草身穿黑呢制服，手提一口麂皮箱子，从县立中学的台阶上向我们走来。阳光呈丝网状在他英俊白皙的脸上跳跃，那是四十年前的春天，刘沉草风华正茂告别他的学生生涯，心中却忧郁如铁。他走过一片绿草坪，穿过两个打网球的女学生中间，看见一辆旧式马车停在草坪尽头。家里来人了。沉草的脚步滞重起来，他的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掏着，掏出一只网球。网球是灰色的，它在草地上滚动着，很快在草丛中消失不见了。有一种挥手自兹去的苍茫感情压在沉草瘦削的双肩上，他缩起肩膀朝那辆马车走。他觉得什么东西在这个下午遁走了，就像那只灰色的网球。沉草一步三回头。他听见爹在喊：“沉草你看什么？回家啦。”沉草说：“那只球不见了。”

爹来接他回家。赶车人是长工陈茂。沉草看见马车上残存着许多干草条子，他知道爹进城时一定捎卖了一车干草。沉草坐在干草上抱住膝盖，他听见爹喊：“陈茂，上路了。”县中的红房子咯咚咯咚地往后退。后来沉草回忆起那天的归途充满了命运的暗示。马车赶上了一条岔路，归家的路途变得多么漫长，爹让他饱览了五百亩田地繁忙的春耕景色。一路上猩红的罌粟花盛开着，黑衣佃户们和稻草人一起朝马车呆望。沉草心烦意乱，听见胶木轮子辘辘地滚过黄土大道。长工陈茂的大草帽把椭圆形阴影投射在车板上。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贴着胶木轮子发出神秘的回声。

马车赶上岔路必须经过火牛岭。沉草记得他就是这样头一

次见到了姜龙的土匪。在火牛岭半山腰的桦树林子里，有一队骑马的人从树影中驰过。沉草听见那些人粗哑的噪音像父亲一样呼唤他的名字：

“刘沉草，上山来吧。”

第二天起了雾，丘陵地带被一片白蒙蒙的水汽所湿润，植物庄稼的茎叶散发着温熏的气息。这是枫杨树乡村特有的湿润的早晨，五十里乡土美丽而悲伤。沿河居住的祖孙三代在鸡啼声中同时醒来，他们从村庄出来朝河两岸的罌粟地里走。雾气久久不散，他们凭借耳朵听见地主刘老侠的白绸衣衫在风中飒飒地响，刘老侠和他儿子沉草站在蓑草亭子里。

佃户们说：“老爷老了，二少爷回来了。”

沉草面对红色罌粟地和佃户时的表情是迷惘的。沉草缩着肩膀，一只手插在学生装口袋里。那就是我家的罌粟，那就是游离于植物课教程之外的罌粟，它来自父亲的土地却使你脸色苍白就仿佛在噩梦中浮游。田野四处翻腾着罌粟强烈的熏香，沉草发现他站在一块孤岛上，他觉得头晕。罌粟之浪哗然作响着把你推到一块孤岛上，一切都远离你了，唯有那种置人死地的熏香钻入肺腑深处，就这样沉草看见自己瘦弱的身体从孤岛上浮起来了。沉草脸色苍白，抓住他爹的手。沉草说，爹，我浮起来了。

罌粟地里的佃户们亲眼目睹了沉草第一次晕厥的场面。后来他们对我描述二少爷的身体是多么单薄，二少爷的行为是多么古怪，而我知道那次晕厥是一个悲剧萌芽，它奠定刘家历史的走向。他们告诉我，刘老侠把儿子驮在背上，经过河边的罌粟地。他的口袋里响着一种仙乐般琅琅动听的声音，传说那是一串白金钥匙，只要有了其中任何一把白金钥匙，你就可以打开一

座米仓的门，你一辈子都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。

你没有见过枫杨树的蓑草亭子。

蓑草亭子在白雾中显出它的特殊的造型轮廓。男人们把蓑草亭子看成一种男性象征。祖父对孙子说，那是刘老侠年轻时搭建的，风吹不倒雨淋不倒，看见它就想起世间沧桑事。祖父回忆起刘老侠年轻时的多少次风流，地点几乎都在蓑草亭子里。刘老侠狗日的干坏了多少枫杨树女人！他们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交媾，从不忌讳你的目光。有人在罌粟地埋伏着谛听声音，事后说，你知道刘老侠为什么留不下一颗好种吗？都是那个蓑草亭子。蓑草亭子是自然的虎口，它把什么都吞咽掉了，你走进去走出来，浑身就空空荡荡了。

好多年以后，枫杨树的老人仍然对蓑草亭子念念不忘，他们告诉我刘家祖祖辈辈的男人都长了一条骚鸡巴。

“那么沉草呢？”我说。

“沉草不。”他们想了想说。

沉草在刘氏家族中确实与众不同，这也是必然的。

沉草归家后的头几天在昏睡中度过，当风偶尔停息的时候，罌粟的气味突然消失了，沉草觉得清醒了许多。他从前院走到后院，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人坐在仓房门口，啃咬一块发黑的硬馍。

沉草站住看着演义啃馍。沉草从来不相信演义是他的哥哥，但他知道演义是家中另一个孤独的人。沉草害怕看见他，他从那张粗蛮贪婪的脸上，发现某种低贱的痛苦，它为整整一代枫杨树人所共有，包括他的祖先亲人。但沉草知道那种痛苦与他格格不入，一脉相承的血气到我们这一代就迸裂了。沉草想，他是哥哥，这太奇怪了。

罂粟花的气味突然消失了，阳光就强烈起来，沉草看见演义从台阶上蹦起来，像一个肮脏的球体。沉草看见演义手持杂木树棍朝他扑过来，他想躲闪却力不从心，那根树棍顶在他的小腹上。

“演义你干什么？”

“你在笑话我。”

“没有。我根本不想惹你。”

“你有馍吗？”

“我没有馍。馍在爹那儿你问他要。”

“我饿。给我馍。”

“你不是饿，你是贱。”

“你骂我，我就杀了你。”

沉草看见演义扔掉了杂木树棍，又从腰间掏出一把柴刀。演义挥舞着柴刀。你从他的怒狮般的目光中，可以感受到真正的杀人欲望。沉草一边后退一边凝视着那把柴刀。他不知道演义怎么找到的柴刀。刘家人都知道演义从小就想杀人，爹吩咐大家把刀和利器放在保险的地方，但是你不明白演义手里为什么总有刀或者斧子。刀在演义的手里，使你感受到真正的杀人欲望。沉草一边后退一边猛喝一声：“谁给你的柴刀？”他看见演义愣了愣，演义回头朝仓房那里指，“他们！”

仓房那里有一群长工在舂米。沉草朝那边望，但阳光刺花了眼睛。沉草不想看清他们的脸，一切都使我厌恶。木杵捣米的声音在大宅里响着，你只要细心倾听，就可以分辨出那种仇恨的音色。沉草把手插在衣服口袋里离开后院，他相信种种阴谋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。他们恨这个家里的人，因为你统治了他们。你统治了别人别人就恨你，要消除这种仇恨就要把你的给他，每个人都一样了恨才可能消除。沉草从前在县中的朋友

庐方就是这样说的。庐方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基于这个观点产生的。沉草想那不可能，你到枫杨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沉草缩着肩膀往前院走，他听见长工在无始无终地舂米，听见演义在后院喊“娘，给我吃馍”。所有的思想和主义离枫杨树都很遥远，沉草迷惘的是他自己。他自己是怎么回事？沉草走过爹的堂屋，隔着门帘，看见爹正站在凳子上打开一叠红木箱子，白金钥匙的碰撞声在沉草的耳膜上摩擦。沉草的手指伸进耳孔掏着，他记起来那天是月末了，爹照常在堂屋独自清理钱财。沉草想起日后他也会扮演爹的角色，爹将庄严地把那串白金钥匙交给他，那会怎样？他也会像爹一样统治这个家统治所有的枫杨树人吗？他能把爹肩上那座山搬起来吗？

沉草归家后，被一种虚弱的感觉攫住。他忘了那是第几天，他开始用麻线和竹片编网球拍子，拍子做好以后又开始做球。他在女佣的布筐箩里抓了一把布条，让她们缝成球形。女佣问，二少爷你玩布娃娃？他说别多嘴，我让你们缝一个网球。球缝好了，像梨子一样大。沉草苦笑着接过那只布球，心里宽慰自己只要能弹起来就行。沉草带着自制的球拍和球走到后院。那里有一块谷场，他看见四月的阳光投射在泥地上，他的影子像一只迷途之鸟。后院无人，只有白痴演义坐在仓房门口的台阶上。沉草朝演义走过去，他把一只拍子伸到演义面前。他想他只能把拍子伸到演义面前，“演义，我们打球。”

他看见演义扔掉手里的馍，一把抓住了那只拍子，他高兴的是演义对网球感兴趣。演义专注地看着他手中的布球。沉草往后跑了几步，摇动手臂在空中抡了几个圆，他听见布球打在麻线上咚的一声飞出去了。

“演义，看那球。”

演义双目圆睁盯着那只布球。演义扔下拍子，矮胖的身子

凌空跳起来去抓那只布球。球弹在仓房的墙上又弹到地上，演义嗷嗷叫着去扑球。沉草不明白他想干什么。

“演义，用拍子打别用手抓。”

“馍，给我馍。”

“那不是馍，不能吃。”

沉草喊着看见演义已经把布球塞到嘴里，演义把他的网球当成馍了。他想演义怎么把网球当成馍了？演义嚼不动布球，又把它从嘴里掏出来端详着。演义愤怒地骂了一声，一扬手把布球扔出了院墙。沉草看见那只球在半空中画出一条炽热的白弧，倏地消失不见了。

在枫杨树的家里你打不成网球，永远打不成。沉草蒙住自己的脸蹲下去，他看见谷场被阳光照成了一块白布，白布上沾着一些干草和罌粟叶子。没有风吹，但他又闻见了田野里铺天盖地的罌粟奇香。沉草的拍子几下就折断了，另一只拍子在演义脚下。他走过去抓那只拍子，看见演义穿胶鞋的脚踩在上面，他拍拍演义的脚说：“挪一挪，让我折了它。”演义不动。沉草听见他叽咕了一声：“我杀了你。”他觉得什么沉重的东西在朝他头顶上落，他看见演义手中的柴刀在朝他头顶上落。“白痴！”沉草第一次这样对演义叫，他拼命抓住演义的手腕，但他觉得自己虚弱无力，他抬起腿朝演义的裆下踹了一脚，他觉得那一脚也虚弱无力，但演义却怪叫一声倒下了。柴刀哐啷落地，演义在地上滚着口齿不清地叫着，我杀了你我杀了你。沉草记得那是漫长的一瞬间，他站在白花花的柴刀前发呆，后来他抓起那把柴刀朝演义脸上连砍五刀。他听见自己数数了，连砍五刀。演义的黑血在阳光下喷溅出来时，他砍完了五刀。

时隔好久，沉草还在想那是归家第几天发生的事，但无论如

何想不起来。他只记得一群长工和女佣先拥进后院，随后爹娘和姐姐也赶来了。他们看见仓房前躺着演义的尸体。不是演义杀我，是我杀了演义。沉草紧握另一只球拍一动不动。他茫然地瞪着演义开花的头颅干呕着。他呕不出来。脚下流满一汪黑红的血。后来沉草呜咽起来，“我想跟他打球我怎么把他杀了？”沉草记得爹把他抱住了，爹对他说沉草别怕演义要杀你你才把他杀了，这是命。沉草说不是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把他杀了？沉草记得他被爹紧紧抱着透不过气来，大宅内外一片混乱，他听见田野里罍粟的熏香无风而来，他看见那种气味集结着穿透他虚弱的身体。

给演义出殡的那天，沉草躺在屋里，一直躺到天黑。爹把门反锁上了。月亮渐渐升高，他听见窗外起风了。风拍打枫杨树乡村的声音充满忧郁和恐惧。沉草把头蒙在被子里，仍然隔不断那夜的风声。他在等待着什么在风声中出现，他真的看见演义血肉模糊站在仓房台阶上，演义一边啃着馍一边对他喊，我杀了你我杀了你。

演义睡了棺材。枫杨树老人告诉我，演义的棺材里堆满了雪白雪白的馍，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殉葬，他们说白痴演义应该瞑目了，他的馍再也吃不光了。

猫眼女人已经不复存在，有一天她在大铁锅中洗澡的时候，溺水而死，怀里抱着女婴刘素子。刘素子不怕水，她从水上复活了——那个猫眼女人的后代。她有着春雪般洁白冰冷的皮肤，惊世骇俗，被乡间广为称颂。

人们记得刘素子十八岁被一顶红轿抬出枫杨树，三天后回门，没有再去她的夫家。我们看见她终年蜗居在二院的厢房里，怀抱一只黄猫在打盹，她是个嗜睡的女人，她是爱猫如命的女